

注释本

# 席勒经典美学文论

Friedrich Schiller

[德] 席勒 著

范大灿等 译 范大灿 注

注释本

# 席勒经典美学文论

Friedrich Schiller

[德] 席勒 著

范大灿等 译 范大灿 注

Copyright © 2015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席勒经典美学文论：注释本 / (德) 席勒著；范大  
灿等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1

ISBN 978 - 7 - 108 - 05078 - 6

I. ①席… II. ①席… ②范… III. ①席勒，  
J.C.F. (1759 ~ 1805) - 美学思想 - 思想评论  
IV. ① B83-095.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42289 号

责任编辑 冯金红 张 婧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薛 宇

责任印制 徐 方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http://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19.125

字 数 381 千字

印 数 0,001-4,000 册

定 价 59.00 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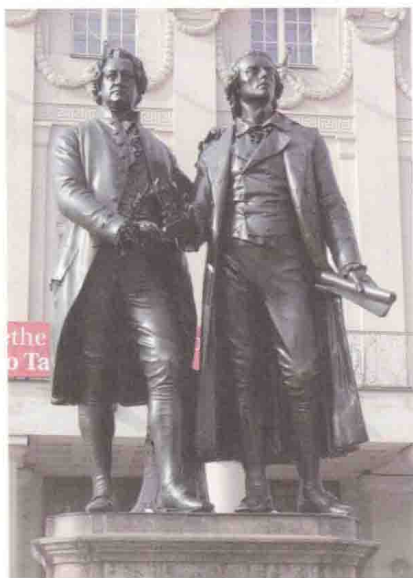
三聯學術



席勒画像



席勒魏玛故居中的书房



歌德和席勒纪念像，德国魏玛。



席勒与歌德墓，魏玛历史公墓。

## 代译序 理想主义美学家席勒

范大灿

席勒不仅是德国伟大的作家，而且也是德国著名的美学家，他的美学著作是美学领域的经典，他的美学思想自成一体，影响深远。

德国现代美学的鼻祖是鲍姆加藤，德国美学从他开始向现代阶段过渡，这一过渡到 18 世纪 90 年代彻底完成。完成这一过渡的是康德，标志这一过渡完成的著作是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在这部著作中，作者从他的批判哲学的整体体系出发，潜心研究，得出了有关文艺的一系列重要结论，建立起了他自己的美学体系。康德的美学体系决定了 18 世纪德国美学和文艺理论发展的根本方向，当时德国的美学家和文学家都或多或少受到过康德美学的影响，而受影响最大的当属席勒。1792 年到 1796 年，席勒在研究康德哲学的基础上写出了一系列美学论文，创立了他自己的美学思想体系，从而导致了他与歌德的合作，他们共同创造了德国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辉煌。



席勒与歌德虽然一起创造了德国的古典文学，但他们除文学创作以外的爱好和追求各不相同。如果说，歌德看重实际，热衷于自然科学的研究，席勒则喜欢理论，认为文学创作必须要有理论的支撑。不过，他从全力从事文学创作到暂时集中精力研究美学还是有一个过程的，出现这样的转变也有其深层原因。1784年席勒在曼海姆发表演说，题目是《优秀剧院能起什么作用？》，1802年收入《短小散文集》时又改称为《论剧院作为一种道德的机构》。席勒在这篇讲演中明确指出，戏剧的重要职责就是对社会弊端进行审判，话剧舞台应成为道德教育和社会批判的场所。他的《阴谋与爱情》就是根据这一需要写成的，并且极其成功。但是，《阴谋与爱情》的成功却使席勒面临了新的难题：是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前行，还是另走新路。如果沿着《阴谋与爱情》的方向继续前行，那就意味重复制造社会批评的系列作品，其结果是走向平庸，而这一点是富于独创性的席勒不能接受的。于是，他完成《阴谋与爱情》之后，便另辟蹊径，《唐·卡洛斯》就是他另辟蹊径的大胆尝试。但这次尝试没有成功，没有为他日后的创作提供可靠的基础，他一时不知自己该往什么方向发展，创作因此停顿。这样，席勒也像歌德一样，在狂飙突进时期的创作高峰之后，出现了一个间歇期。在这个间歇期内，歌德参与行政管理，研究自然科学，去意大利旅行，席勒则研究历史，在大学教书，研究康德哲学。而他们的共同点是，都正是在这期间找到了各自的文学创作方向，为进入古典文学时期做好了准备。

如前所述，自1787年写完《唐·卡洛斯》后，席勒暂时没有进行文学创作，而是对历史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先后写了《统一的尼德兰脱离西班牙管制的历史》（1788）和《三十年战争史》（1791—1793）等历史著作，1789年被聘为隶属魏玛公国耶拿大学的历史教授。这一时期，他除研究历史外，一直在反思自己过去对文学创作的理解，越来越觉得将话剧舞台定义为审判社会弊端的道德法庭不符合文学的本质，将文学仅仅看作是社会批判和道德教育的手段只会限制文学的发展。1791年他读了康德的著作，得到的最大启发是，认识到文学艺术具有独立自主性，它不是实现外来目的的手段，它本身就是目的。这样，席勒就超越了他原来的文学艺术观，他不再规定文学艺术应当实现什么样的外在目的，而是利用康德的哲学思想和哲学概念研究文学艺术的内在本质，研究文学艺术与人的关系，特别是同人的本质、天性、发展、变化以及人的生活状态、需求和欲念的关系。同时，他利用研究历史形成的历史观将过去、现在和未来看作是一个整体，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席勒在主要研究康德的同时，也涉猎休谟、温克尔曼等人的著作，在此基础上，于1792到1796年间写出了一系列美学论文，创立了他自己的美学体系。

## 二

席勒美学最鲜明的特点是，以人为中心，人既是它的

出发点也是它的落脚点，因而有学者称席勒美学为“人类学美学”（die anthropologische Ästhetik）。席勒对人的看法源于康德的观点：人是感性的（即自然的）造物也是理性的（即精神的）造物。但是，他不同意他的哲学老师只强调由理性规定的义务，否定人的感性也就是自然的欲求。席勒认为，人的天性既有理性的一面也有感性的一面，只有这两者的和谐统一才是人的真正本质，才是真正的人性。因此，一个完善的人是一个将道德义务与自然欲求和谐统一起来的人。从这一认识出发，席勒特别推崇“完整人”（der ganze Mensch）的理念，人的“整体性”（die Totalität）成为他的美学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

席勒不仅认为人应该是一个整体，而且还认为，人本身也在发展变化。像18世纪德国思想家、作家（如莱辛、赫尔德等）一样，席勒也认为，不仅每个人有他的童年期和成年期，人类也是经过了它的童年期才进入成年期的，并且希望它能迈向更成熟、更高级的时期。人类在它的童年期保有自然本色，没有任何人为的痕迹。那时的人与自然融为一体，他自身也是一个整体。人类进入成年期，便开始它发展的第二阶段。这时人接受了文明，脱离了自然，从而进入以人为代替自然的文明社会。进入文明社会以后，人类拥有了前所未有的、不可估量的、更适合人类生存发展的可能；但是，文明也给人类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第六封信中写道：“一方面由于经验的扩大和思维更确定因而必须更加精确地区分各种科学，另一方面由于

国家这座钟表更为错综复杂因而必须严格地划分各种等级和职业，人的天性的内在联系被撕裂开来，一种破坏性的纷争分裂了本来处于和谐状态的人的各种力量。”这种情况导致的后果是——席勒这样写道——国家与教会、法律与道德习俗都分裂开来；享受与劳动、手段与目的、努力与报酬都彼此脱节。人永远被束缚在整体的一个孤零零的小碎片上，人自己也只好把自己造就成一个碎片，他耳朵里听到的永远只是他推动的那个齿轮发出的单调乏味的嘈杂声，他永远不能发展他本质的和谐。他不是把人性印在他的天性上，而仅仅把它变成他的职业和他的专门知识的标志。席勒还强调，文明不仅使人被肢解、被异化，而且也使人变得更加自私。科学技术的发展并没有使人更清楚地意识到他自己首先是有别于其他动物的有理性的动物，相反，他的动物本性恶性膨胀，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不惜采取一切暴力手段。

不过，席勒也特别强调，文明虽然给人类带来了巨大伤害，但对人类总体而言，文明化又是它必须经历的阶段，没有文明化人类就没有发展，更没有进步。正是从这一观点出发，席勒坚决反对文明悲观主义者“返回过去”的主张。他认为，只因有了文明化，人类才有了继续向前发展的愿景。因此，席勒主张向前看，而且相信在更高程度上恢复人的整体性是可能的，而文学创作应该并必须担当起这一重任。因此，文学创作必须表现人，表现人的整体性，让人至少在文学作品中觉得人的整体性是可以恢复或者已经恢复。

## 三

如果说，人是席勒美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那么美就是席勒美学的核心概念。其实，将美看作文学艺术的本质特征是18世纪德国学者和作家的普遍共识。譬如说，在18世纪的德国指称我们所理解的艺术和文学时都要在它们前面加上形容词 schön（美的），即 die schöne Kunst, die schöne Literatur。所以，在这方面，席勒的贡献不是将美放在文学艺术的关键位置，而是他对美这个概念的解释。

席勒先是根据康德批判哲学（或者确切地说，根据他理解的康德批判哲学）来推导美的概念。理性有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之分。理论理性将它的形式运用到表象上面，而表象也分为直接表象和间接表象，直接表象就是直观，间接表象就是概念。因此，将理论理性形式运用到直接表象上面，那就是直观判断，它是目的论的；将理论理性运用到间接表象上面，那就是概念判断，它是逻辑的。实践理性不涉及认识，它只同意志规定也就是只同内心活动发生关系。“假使实践理性让它的形式与一种意志行为发生关系，即它仅仅规定了是什么，仅仅说出了它想要的和应该要的，任何一种道德行为都属于这一类。”但是，假使实践理性将它的形式运用到对象上，而这个对象的存在并不是源于一种意识，源于实践理性，也就是说，并不是出于遵从道德规范而采取的行为，而是一种自然活动亦即本能行为，但这种行为符合实践理论的形式，也就是符合道德规范，这样的行为是自由

的，不过不是事实自由，而是看起来像是自由。也就是说，这“仅仅是想象中的自由，现象中的自律”。经过以上的分析之后，席勒进一步指出，“一种行为与纯粹意志的形式相一致就是高尚品德；一个现象与纯粹的或曰自由的形式相类似就是（最广义的）对美。”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美不是别的，就是现象中的自由。”这一定义将美与自由联系在一起，只有有了自由才会有美，这种自由既可以是事实自由也可以是类似自由。不过，重要的是，它是显现出来的，而不是深而不露的。

席勒不仅根据康德批判哲学的观点推导美的定义，而且还比他的老师更进一步，要让人相信，一个事物或者一种现象所以是美的或者至少让人觉得它是美的，这也有这种事物或这种现象自身的原因。这个原因不是别的，就是事物或现象是“自我规定”的。所谓“自我规定”就是该事物的存在和表现由它自身的特质决定，不受任何自身以外其他事物和因素的影响。因此，任何一种事物或现象，如果让人觉得它是由外在力量（包括理性）规定的，而不是立足自身、自然而然地显露出来，它就不再是美的。所以，自我规定就是自由，而自由就是美。

自我规定的对立面是外部规定，如果说自我规定意味着自由，那么外部规定就是强制。而强制既可能来自物质，也可能来自精神，不论来自哪一方，只要是强制就不会有美，因为有了自由。因此，对审美判断来说，一个客体有什么价值（不论是理论的还是实践的），它是由什么质料构

成的，它的存在为了什么目的，所有这些问题它都不会过问，它只想知道，这个对象是不是仅仅靠自己 and 为自己而存在。如果是，那就是美的；如果不是，那就是不美的。根据席勒对美的定义，道德行为谈不上美，因为道德是强制性的。不过，席勒补充说，道德行为也不是绝对不可能成为美的行为。假使道德义务变成了人的本能，在这种情况下它完成的行为就是美的，因为它虽然履行了义务，但是自觉自愿履行的，不是被迫履行的。既然不是被迫而是自愿，不是强制而是自由，那么这样的行为既是美的又是道德的。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席勒坚定认为，有自由才会有美，没有自由就谈不上美。不过，前面已经提到，这种自由必须显现出来。那么深藏事物内部的自我规定也就是自由，靠什么才能使它显露出来呢？靠技艺。按照席勒的理解，技艺不同于形式，在席勒的哲学词典中形式是事物本身固有的，而技艺是由规则规定的，它对事物来说是外在的，甚至是异己的。因此，一种事物表现出它仅仅是受技艺规定，那么它就不会是美的。若要让它成为美的，技艺本身就必须表现出它是由该事物决定，也就是说要显示出“事物对技艺性的自愿认同”。

另外，席勒还特别强调，“美，或者确切地说，审美趣味将一切事物都看作有它们自己的目的，绝不容忍一种事物作为手段为另一种事物服务，或者受另一种事物的束缚。”他认为，审美王国是一个自由王国，它完全可以而且应该成为道德世界的榜样。不论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政治生活

中，都不能允许有任何损害和凌辱自由的行为。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准则应当是，允许自己有充分的自由，同时又不妨碍别人的自由。

以人为本是席勒美学的基础，康德的批判哲学是席勒美学的理想框架，席勒美学的宗旨则是要提供一份济世良方，这份济世良方是针对当时的社会现状提出来的。18世纪90年代欧洲的大事是法国大革命及其后续发展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的生产方式的改变。这两件大事都是由人完成的。它们对人造成的后果是什么呢？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第五封信中斩钉截铁地说：“不是粗野，就是懒散，这是人类堕落的两个极端，而这两者都汇集在同一个时代里了！”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席勒认为，首先是社会成员之间的分裂，特别是社会下层与社会上层之间的分裂。“在为数众多的下层阶级中，我们看到的是粗野的、无法无天的冲动，在市民秩序的束缚解除之后这些冲动摆脱了羁绊，已无法控制的强暴急于得到兽性的满足。”而另一方面，席勒觉得更加令人厌恶的是，文明阶级恰恰“出于文明本身”而变得懒散和性格败坏。他们完全否定人出于自然本能的各种需求，但又要人在精神领域接受自然冲动的支配。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使整个社会和谐一致势必要对个人实行专制的统治，反过来，若给个体自由，结果只能是对全体人的背叛。

其实，在席勒看来，造成现代社会各种矛盾和对抗的



最根本的也就是最后的原因是，人自身的内在分裂，人身上的各种力处在对抗之中。按照席勒的理论，人的性格有感性性格和理性性格两种，前者要求多样性，后者要求一体性，因而两者都有各自的片面性。生活在古代希腊社会的人，这两种互相对立的性格在他们身上结合成一个和谐一致的整体，他们的性格具有整体性。但在现代，这种整体性被破坏了，人的性格被分裂了。这样，代表“观念中的人”（Mensch in der Idee）并体现永不改变的一体性的国家，就与表现出始终变换的多样性的经验的人处在对立的地位。代表整体的国家为了不致成为个体的牺牲品就不得不压制个体，而个体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又不得不对抗国家。席勒由此得出结论，只要人本身的分裂继续存在，人与人之间的对抗就不可避免；只要对抗存在，就谈不上政治上的自由。因此，要想获得政治自由，首先必须恢复人的本性的整体性。这就是席勒提出的“人在经验中要解决的政治问题必须通过美学问题”（《审美教育书简》第二封信）的理论根据。

那么为什么只有通过美才能走向自由（其中也包括政治）呢？政治上的改进要通过性格的高尚化，而性格的高尚化又只能通过文学艺术。文学艺术虽然与时代有关，但因为艺术家和文学家心中有一个由可能和必然结合而成的理想，他们的创作靠的是发自内心的纯正的理想，因而他们创造的艺术和文学作品是高尚的，不沾染任何时代的腐败，它们超越了时代。这些艺术家和文学家不是以严峻的态度对待他们同时代的人，而是在“游戏”中通过美来净